

世界文豪书系

雨果文集

YUGUOWENJI

14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Victor Hugo

雨 果 文 集

第十四卷

小 说

〔法〕维克多·雨果 著

柳鸣九 主编 罗国林 译

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

1998 年·石家庄



雨果和家人在高城居花园（自左往右：
弗朗索瓦·维克多，阿黛尔，雨果夫
人，夏尔，雨果）



《九三年》插图



《九三年》插图



《九三年》插图

目 录

第一部 在海上

第一卷 索德莱林子.....	(3)
第二卷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.....	(19)
一 英法难辨.....	(19)
二 夜幕笼罩下的军舰和乘客.....	(23)
三 贵族与平民混杂.....	(26)
四 战争机器.....	(35)
五 铁与人的较量.....	(38)
六 天平的两端.....	(44)
七 扬帆就要冒险.....	(48)
八 九对三百八十.....	(52)
九 有人逃走.....	(58)
十 他逃脱了吗?	(60)
第三卷 阿尔马洛.....	(63)
一 微言大义.....	(63)
二 乡下人的记忆力抵得上船长的学问.....	(69)
第四卷 泰尔马克.....	(81)
一 沙丘顶上.....	(81)

二	有耳听不见·····	(84)
三	大号字的用处·····	(87)
四	揩门汉·····	(90)
五	郭文的签名·····	(98)
六	内战的突变·····	(102)
七	绝不宽大 (公社的口号) 绝不饶恕 (亲王们的 口号) ·····	(108)

第二部 在巴黎

第一卷	西穆尔登·····	(117)
一	当年巴黎的街景·····	(117)
二	西穆尔登·····	(125)
三	没有在冥河里浸湿的一角·····	(133)
第二卷	孔雀街的小酒店·····	(136)
一	弥诺斯、埃阿斯科和刺达曼提斯·····	(136)
二	在黑暗中互相叫嚷·····	(139)
三	深层神经的震颤·····	(156)
第三卷	国民公会·····	(168)
一	国民公会·····	(168)
二	幕后的马拉·····	(196)

第三部 在旺代

第一卷	旺代·····	(205)
一	森林·····	(205)
二	人·····	(208)

三	人与森林的默契·····	(211)
四	地底下的生活·····	(214)
五	战斗中的生活·····	(216)
六	土地和人心息相通·····	(222)
七	旺代断送了布列塔尼·····	(226)
第二卷	三个孩子·····	(228)
一	不止是内战·····	(228)
二	多尔·····	(236)
三	小部队打大仗·····	(243)
四	这是第二次了·····	(251)
五	一滴冷水·····	(254)
六	胸部医好了，心还在流血·····	(257)
七	真理的两极·····	(263)
八	痛苦·····	(272)
九	一座外省的巴士底·····	(275)
十	人质·····	(285)
十一	像古代一样可怖·····	(291)
十二	准备营救·····	(295)
十三	侯爵在做什么·····	(298)
十四	羿马蝉在做什么·····	(301)
第三卷	圣巴托罗缪惨案·····	(304)
第四卷	母亲·····	(325)
一	死神经过·····	(325)
二	死神说话·····	(328)
三	村民们的议论·····	(333)
四	伏击错了·····	(338)
五	旷野里有人呼喊·····	(341)

六 形势·····	(344)
七 部署进攻·····	(347)
八 喊话和咆哮·····	(352)
九 提坦与巨人之战·····	(357)
十 拉杜·····	(361)
十一 绝望的一伙·····	(369)
十二 救星·····	(373)
十三 刽子手·····	(377)
十四 羿马蚱也逃脱了·····	(380)
十五 手表和钥匙不要放在同一个口袋·····	(383)
第五卷 魔鬼心里的上帝·····	(387)
一 找到了,又失去了·····	(387)
二 从石门到铁门·····	(395)
三 孩子们醒了·····	(398)
第六卷 胜利之后的斗争·····	(404)
一 朗德纳克被捕·····	(404)
二 沉思的郭文·····	(407)
三 司令的斗篷·····	(421)
第七卷 封建与革命·····	(424)
一 祖先·····	(424)
二 军事法庭·····	(432)
三 表决·····	(436)
四 法官西穆尔登和主宰者西穆尔登·····	(442)
五 地牢·····	(444)
六 日出之时·····	(454)
题 解·····	罗国林 (463)

第一部 在海上

第一卷 索德莱林子

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，由桑特尔^①率领到布列塔尼来的巴黎师团的一个营，在阿斯迪耶村旁阴森可怖的索德莱林子里搜索。这个营已不足三百人。在这场酷烈的战争中，它伤亡惨重。那时，经过了阿戈纳、杰马普和瓦尔米等战役，本来有六百志愿兵的巴黎师团第一营仅剩二十七人，第二营仅剩三十三人，第三营仅剩五十七人。那是史诗般的战斗年代。

从巴黎派到旺代来的师团，每营有九百一十二人^②，配备有三门大炮。这个师团是仓促组建的。当时的司法部长是戈耶，军事部长是绍特，所以邦康赛区^③议会4月25日建议向旺代省派志愿兵师团；公社委员吕班作了报告；5月1日，桑特尔已作好准备，命令一万二千士兵，三十门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营开拔。这个师团虽然成立仓促，但组织严密，至今堪为楷模。现在的战

① 桑特尔（1752—1809），法国政治家，1789年投身于巴黎的资产阶级大革命，1792年被任命为国民卫队总司令，1793年任旺代师团统帅，镇压旺代叛乱。

② 所译版本原文为“从巴黎派到旺代来的师团有九百一十二人。”从上下文看似不对。

③ 巴黎的行政区划，大革命之前分为61个districts，1790年改为48个sections，名称不同，其实都是区。48个区每个区起了一个名字，而且多有革命含义。邦康赛区是音译，按意义可译为“忠告区”。

斗部队，就是仿效其编制组建的，改变了以往士兵和下级军官人数的比例。

4月28日，巴黎公社向桑特尔的志愿兵下达命令：“绝不宽大，绝不饶恕。”到五月底，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二千人战死了八千。

深入索德莱林子的营高度警惕，并不急于前进，每个人同时观察前后左右，正如克雷贝尔^①所说：“士兵们背后也长着一只眼睛。”他们搜索了很长时间。现在是几点钟，什么时辰了？谁也说不清。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，总觉得是黄昏时分。这座林子里从来就不明亮。

索德莱林子是悲剧的发生地。就是在这座林子里，从1792年11月起，内战开始了种种罪行；残暴的瘸腿穆斯克东，就是从这座阴森森的密林里出去的；这里发生的杀人罪行之多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座林子更可怖。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步步深入。遍地鲜花盛开，瑟瑟抖动的树枝像墙壁一样包围着他们，树梢上扑下来阵阵爽人的凉意；树叶间漏下的阳光，点点洒落在绿色的阴影上面；到处生长的菖兰，沼泽鸢尾，草地水仙，预告明媚春光的雏菊的小花，还有番红花等等，织成厚厚的植物地毯，上面点缀着一丛丛苔藓，形态各异，有像毛毛虫的，有像星星的。士兵们轻轻地拨开灌木丛，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向前搜索。鸟儿在刺刀上空啁啾鸣啭。

过去和平时期，人们常常在索德莱林子里“围什笆”，即夜间猎鸟；现在这里进行的是猎人。

整个林子全是桦树、山毛榉和橡树；平坦的地面长满苔藓

^① 克雷贝尔（1753—1800），法国将军，是革命军镇压旺代叛乱的著名将领之一。

和厚厚的杂草，人行走在上面，没有什么响声；见不到小径，即使有，也是一小段就不见了；到处是乱蓬蓬的枸骨叶冬青，野李树，蕨草，密麻麻的芒柄花和高大的荆棘，十步之外就看不见人。

不时有鹭鸶或水鸡从树枝间飞过，表明附近是沼泽。

士兵们向前走着，冒险地向前走着，心里惴惴不安，害怕遇到他们搜索的人。

他们不时见到扎过营的痕迹：焦黄的地面，踩倒的草，扎成十字架的木棍，血迹斑斑的树枝。这里有人烧过饭，做过弥撒，包扎过伤员。可是，打这里经过的人早已无影无踪。他们去哪里了？也许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也许就藏在附近，手里攥着火枪。林子里看上去根本没有人。全营上下更加小心。树林里越来越荒僻，就越要高度警惕。一个人也没见到，就更让人担心会遇到什么人。他们搜索的可是一座臭名昭著的林子。

很可能遇到伏击。

三十名投弹兵独立组成尖兵队，由一位中士带领，与全营主力拉开相当大的距离，走在最前边。随军的女酒馆也在他们的行列里。女酒馆们都喜欢随尖兵队一起行动。这当然要冒危险，但可以开眼界。好奇心是女性勇敢无畏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
突然间，这一小队尖兵紧张起来，就像猎人走近野兽巢穴时一样。他们似乎听见一丛灌木里传来喘气声，而且似乎看见那丛灌木的树枝动了动。士兵们相互打手势。

尖兵们在完成这类侦察和搜索任务时，是用不着军官指挥的，而会自动完成该完成的事情。

不到一分钟，有动静地方就给包围了。所有枪口形成一个包围圈对准了它。士兵们手指扣住板机，从四面八方瞄准了

黑糊糊的树丛中心，只等中士一声令下就一齐扫射。

这时，女酒馆大着胆子朝树丛里面张望，在中士正要喊“开火！”的刹那间，她叫道：“慢！”

她冲进灌木丛，士兵们跟在她后面。

树丛里果然有人。

在树丛最稠密处，一个烧炭窑形成的圆形空地的边缘，有一个树枝搭成的洞，一个枝叶筑成的房间，里面覆盖着苔藓的地面上，坐着一个女人，胸前一个婴儿正在吃奶，膝盖上搁着两个睡熟的孩子金发蓬松的脑袋。

这就是伏兵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女酒馆问道。

那女人抬起头。

女酒馆怒气冲冲加一句：

“呆在这里面，你疯了吗？”

随即又补充一句：

“差点儿连命都没了！”

接着，她回头对士兵们说：

“是个女人。”

“没错，我们早看见啦。”一个尖兵说。

女酒馆又冲那女人说道：

“跑到这林子里来找死！怎么会想到干这种傻事！”

那女人魂飞魄散，早给吓呆了。她环顾四周，看到的尽是步枪、军刀、刺刀和一张张凶恶的脸，还以为是在恶梦中呢。

两个孩子惊醒了，闹起来。

“我饿。”一个喊道。

“我怕。”另一个喊道。

婴儿继续吃奶。

女酒馆对婴儿说：

“你倒挺心安理得哩！”

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中士冲她喊道：

“别害怕，我们是红帽子营^①。”

女人从头到脚直哆嗦，望着中士，望着中士粗犷的脸，而看到的只有中士的眉毛，胡子和炯炯发光的眼睛。

“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营。”女酒馆补充一句。

中士接着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，太太？”

女人惊恐地打量着中士。她年轻，瘦削，苍白，衣衫褴褛，戴一顶布列塔尼农妇的宽大风帽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用细绳子捆住的毛毯；乳房裸露着，像一头母兽，谁盯住她看都不在乎；一双没穿鞋子的赤脚直流血。

“她是个穷人。”中士说。

女酒馆用实际上挺温和的女兵口气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吞吞吐吐答道：

“米什尔·弗雷夏。”

女酒馆伸出粗壮的手抚摩婴儿的头。

“这孩子多大了？”她问道。

母亲没听懂，女酒馆重复道：

“我问这小家伙几岁了？”

“哦，”母亲答道，“一岁半。”

“不小啦，”女酒馆道，“不必再喂奶啦，应该给他断了，我

① 当时的革命党人戴红帽子，穿长裤，被称为“红帽子”或“长裤佬”。